

劇 話

# 夜一天兩

作 洪 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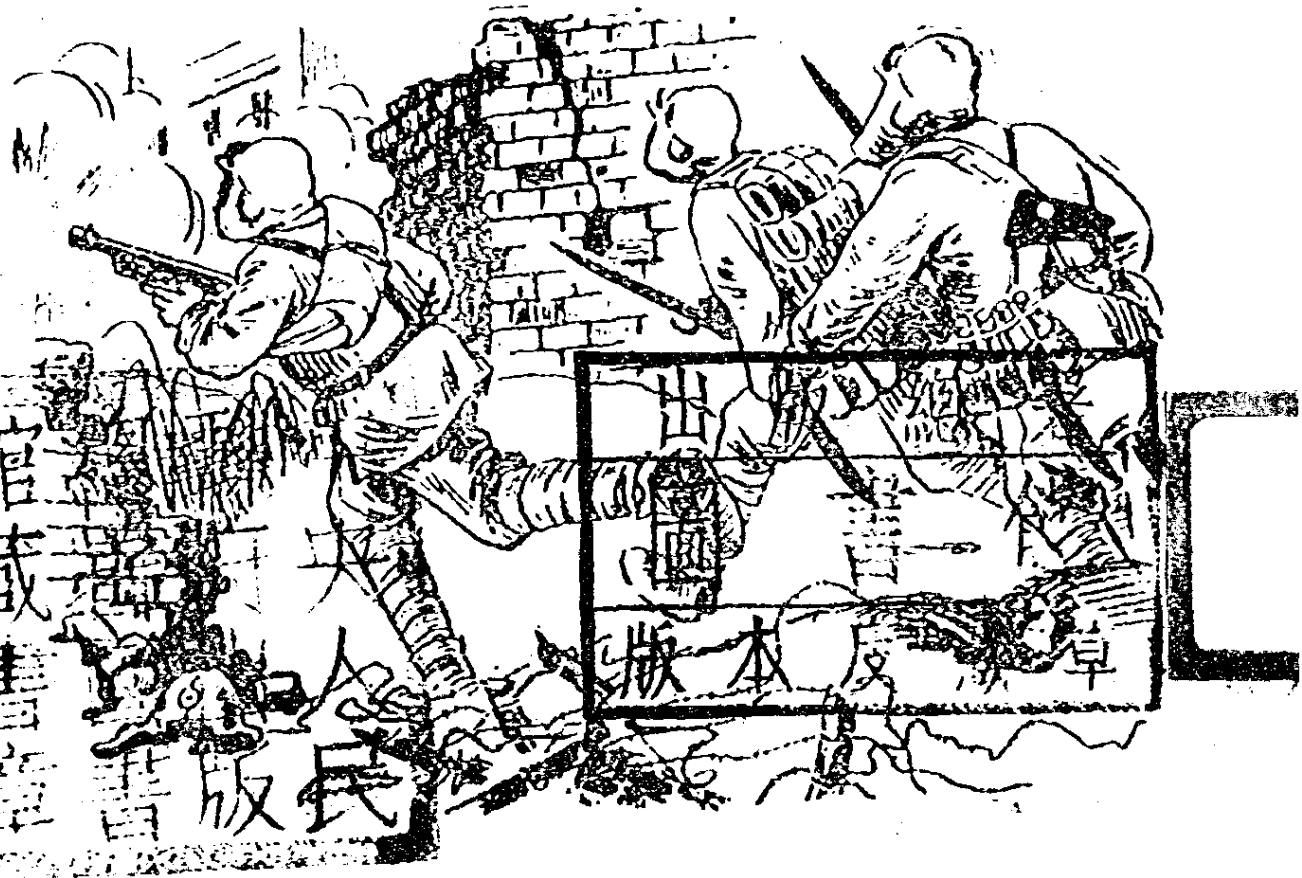
854.6  
158.6-0

光  
華  
書  
店  
發  
行

館  
藏  
書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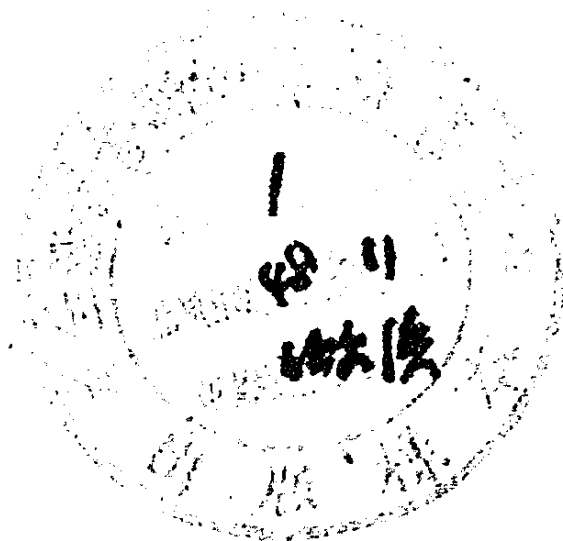
民  
華  
書  
局  
版

本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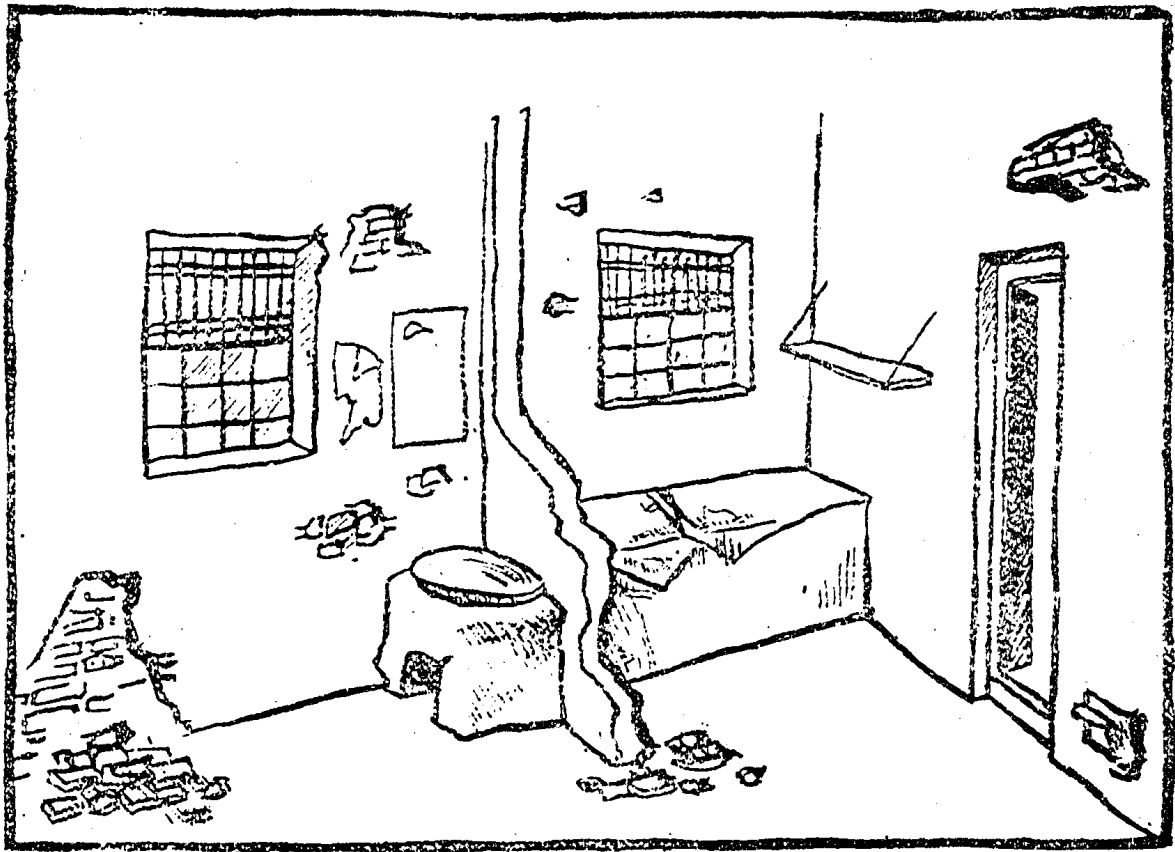
854.6  
158.6-0  
2

日光華書店發行	兩 天 一 夜  丁 洪 著
---------	-------------------------------------



數字 35921

兩天一夜舞台面



時間：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七日。

地點：四平城內。

人物：班長（班）——從山東過來的老八路，沉着勇敢，不怕困難，二十七八歲。

王占魁（王）——戰士，事變前在西安當礦工，個兒高大，二十多歲。勇猛而粗魯，

好說話却不大考慮。

劉宗成（劉）——戰士，是班裡的積極份子。二十多歲。

李才（李）——戰士，十八歲，小個兒，是翻身農民剛參軍不久的，缺乏戰鬥經驗，

怕飛機。

馬自久（馬）——輕機槍射手。

何敬仁（何）——彈藥手，是從蔣軍那邊解放過來的。積極勇敢，要求入黨。

付班長（付）

連長（連）

指導員（指）

通訊員小趙（通）

獨眼龍（獨）——火箭砲手。

## 戰士若干人

佈景：是城市中常見的一排三間的磚砌平房，但台上只能看見兩間房子的一部份；爲了排演的方便，我們把它斜放在台上。台左（就是房子的後牆）有兩個窗戶，之間隔有磚牆，但現在只剩下一小截了。這樣就可以看出原來這是兩個房間。隔牆右邊窗下有一鋪炕，左邊有灶。台右炕前有一門。

室內凌亂不堪，磚塊和什物遍地皆是；兩個窗戶上已經沒有一塊完好的玻璃；牆壁的石灰也被槍彈打落不少，有些地方還被機槍和砲彈打穿了；壁上掛的圖畫等物也被斜吊起來；這幅景象，顯示出四平巷戰的激烈與殘酷。

## 第一場 堅 守

（在激烈的槍砲聲中，幕啓。時窗外細雨綿綿，浙瀝可聞，中間間或夾着飛機聲和一兩下重砲聲。透過窗戶，可以看見一片紅光，那是給砲彈打着的房子在燃燒；不時且有一條條紅線在天空劃過，那是美式的紅頭電光子彈；偶爾又升起二兩個耀人眼睛的照明彈。馬自久蹲在左面窗戶下摸索着修理機槍；何敬仁靠窗戶在瞭望；小鬼李才倒在炕角睡着了；班長伏在炕上，從窗口往外瞭望；王占魁在門邊炕角下打盹；劉宗成靠在門邊，監視着右側之敵；他們都把自己隱蔽起來。他們已在這間房裡堅守了一天一夜；現在天快拂曉，正是最困乏的時候。他們渾身盡是泥土與灰塵，臉上也很髒，汗水與灰土粘在一塊；疲倦，飢餓，口渴，精神不支，臉色焦黃；衣服也有扯破了的，鞋子也有壞了的；但各人的包袱，子彈袋和什物却照常揣在身上，槍都上了刺刀，準備隨時出擊。）

（槍砲聲逐漸疏落起來，以後時緊時疏。）

劉：好傢伙，真他媽子彈多，這一夜就沒停過！

可：再多也白搭！反正打出去算完成任務，就像比賽誰打得多似的。嘿，我早前在那邊的時候，哪回打仗也得糟塌他個二三百發。都是好子彈呀，新嶄嶄的美國貨！咱們蹲在碉堡裡，就一個勁兒地往外放啊！

馬：（開玩笑地）可你還是打了敗仗，叫咱們抓過來了！

何：（不在乎他）可不！要不我怎麼也說是白搭呢？嘿，可也有點好處。

馬：有啥好處？

何：（故作正經地）壯胆呀！（自己也不忍笑起來）嘿……

劉：嘿……

馬：（放聲大笑）哈……

班：噓——

馬：（急以手捂嘴，但仍漏出笑聲）嘻……。嘿，沒關係。這兒離敵人不到二十米，剛才反衝鋒又叫咱們給發回去了，他還不知道這屋裡有人？

劉：呃，還是小心些好。

班：嘿，慣了。在晚在火線上，總覺得該提高警惕。嘿，老馬，快整好了吧？

馬：不大睡了！就是看不真，要是白天，早就拾掇好了。

班：整快些！說不定敵人趕拂曉的時候，還要反衝鋒！

馬：狗×的有那份胆量就來吧！可是，嘿，三班長，這整好也用不上，沒子彈啦！

班：快了！剛才連長來，我就告訴他了！

馬：對，管他娘的，整好再說！（繼續修理機槍）（一聲砲響）

王：（驚醒）啊，又洩砲了？（剛說完話，又閉上眼睛打起盹來）（又一聲砲響）

王：（又被驚醒，站起，用手拍着腦門）一、二、三！不准睡！（把腦袋搖幌了幾下；但又迷糊

過去了。忽然自己又驚醒過來，給自己個耳光）他媽的，怎麼老打盹？（再拍拍腦門）一、

二、三！不准睡！嘿，他媽抽額頭！（掏出旱煙口袋，但沒有捲煙紙）老劉，捲煙紙還有沒

有？

劉：有。（二人捲起煙來）

王：嘿，老劉呀，你說上級老叫咱們待在這塊兒幹啥？都一天一夜了，怎麼還不給他搞過去？

劉：剛才連長來的時候，不是給咱們講過了嗎？

王：你再給說說，他媽一覺就給睡忘了。

劉：我們兩個友隣部隊還沒配合好；大前兒晚上我們進城進得猛，可突破口兩側還沒有肅清，後



面的大炮和彈藥運不上來。我們這兒是在最前面，兩側沒有準備好，我們就不能再往前發展。

王：對！抽顆煙行嗎，班長！

班：抽吧，反正是暴露的。咳，可擦洋火還是遮住點！

王：沒錯！（躲在死角，擦洋火點煙，狠狠地抽了一口）嘖，「自兒」！這顆煙真比他媽什麼都親！（遞給劉）唉，再有幾顆炒黃豆吃吃就美上天了！

劉：東西我倒不想吃，反正想也不想上；有口涼水喝就心滿意足了！

王：我可是餓得够噲！肚子裡忽啦啦忽啦啦地直叫！咳，咱們這有幾天沒吃東西啦？

劉：誰記那份賬？

王：讓我算算看！昨兒前晌佔領這房子——沒吃飯，前兒黃昏向這兒攻擊——也沒吃飯，前兒白天——沒吃飯，大前兒黃昏總攻，進四平——也沒吃飯：是，是大前兒下午在城外吃的！大前兒晚上，前兒一天一夜，昨兒又是一天一夜——哎呀，整整兩天半沒吃飯啦！

劉：可不是怎的！噲，也怪，可我就不餓，光是口渴；上火了，乾渴。嗓子眼就跟着了火似的，嘴裡連點唾沫也說不出來，抽煙都是苦的。（一邊說着，一邊抽煙，但仍然注意着敵情）

王：他媽的×，這熊地方！老百姓都磨光了，房子裡連顆高粱米也不給你剩下！

劉：炮火這麼激烈，老百姓待在這兒等死呀？喂，昨兒白天你沒看見？（指着門外）前面電線桿

上那個標語牌兒，叫子溜子穿得跟蜂窩眼似的，那一根根電線都硬叫飛子兒給崩斷啦！

王：怎麼沒看見？我還看見一個小麻雀飛着飛着就叫子溜子給點上名了！可我是說——

何：你說什麼？喂，老王，我告訴你，這城裡的老百姓給國民黨整得更够啥，誰都是混一頓吃。

頓，哪來多的糧食？就有個三斤五斤的，誰還捨得撩下？還不跟寶貝似的走哪帶哪？

劉：就有也是老百姓的，跟咱們有什麼關係？說什麼我們也不能犯紀律啊！

王：誰犯紀律？可，可咱們後方也該送飯來啦？

劉：你怎麼老想着吃飯啊？咱們整個部隊還不都一個樣！

王：（不高興地）誰不知道！我是說咱們後方幹啥還不給送飯來呢？

班：我看許是快了吧？咱們後方也一定在想办法。不容易呀！突破口的砲火猛烈，伙房又沒有掩

護，挑上挑子，還要爬壕翻牆……天又老是下雨，空手走都够啥！

王：對，沒意見。嘿！我是想找幾句話說說，省得打盹。你就明天不吃飯，咱也不能叫苦，也

得堅持呀！說的是爲人民服務唄！喂，說真的，肚子餓倒是小事，再不送彈藥來可不行啦！

（將手中步槍一拍）我就剩下這三顆了，炸彈早就光了，要是敵人再來個反衝鋒可怎整？

劉：剛才那一陣還沒把他打得够啥？那熊隊伍還敢再來？你想點別的吧，幹啥老頭乎這些消極

事？

王：你說啥？你當我怕他！（拍拍槍托）咱這立功計劃上寫的啥玩藝？沒有炸彈就給他拚刺刀，說啥也不能叫狗×的佔便宜！

劉：好，看你的！

王：看吧，保險不會給咱們三班丟人！我王占魁哪回打仗也沒裝過蒜！

劉：好，我劉宗成也沒含糊過！咱倆今天就比一比！

王：比就比！班長，這回攻擊，我包送炸藥！

劉：別忙，我早就包下了；還在城外我就給班長說啦！

班：好，我知道了，都是好樣的！誰先送都一樣，到時候再說吧！呸，說話管說話，可別忘了監視敵人；這些傢伙鬼得很，小心他悄悄地給咱們摸過來。

劉：對！

王：（同時）沒錯！（將煙蒂扔掉）班長，你歇歇，讓我來瞟着狗×的！（爬上炕）

班：好，我到副班長他們那邊看看去。（爬下炕，正想到左面副班長他們那間房子去）

劉：（嚴肅而低聲地）班長，咱們子彈跟炸彈都快沒了，這地方又突出，敵人三面火力都拚命朝這打；你看是不是派個人回去聯絡聯絡？能弄幾個炸彈來也好！

班：對，我找副班長就是商量這事。

（副班長從左側上，那是這幢房子的左邊一間）

副：我正要找你呢！哎——（把班長拉到一邊，低聲地）咱們得想個辦法解決一下。大夥兒都兩三天沒吃東西，也沒睡覺，雖說情緒都挺不錯，也不講怪話，可要再不吃點、喝點，就抗不住啦！還有，炸彈跟子彈——

班：你看派個人回去一下，怎麼樣？

副：我也這麼想着。誰去呢？

劉：我去！

班：你別——叫李才去吧，待在屋裡儘打瞌睡。

副：好！李才——

李：（突然醒來）誰說我打瞌睡呀？

班：你沒睡？炸彈呢？

李：（舉起手）在——（一看，手中沒有，却在炕上）在這兒！（拾起）嚶嚶——

群：（笑）嚶……

李：（不好意思地）怎麼一閉眼就睡着了？（擠着眼睛）

班：小李，你到連部去跑一趟，問問彈藥怎麼樣了？有的話就領些回來，先扛炸彈。要沒有，就報告連首長，請他們再怎麼也先從別班裡給我們先抽調三四十個手榴彈來。記住啦？

李：記住了。

班：在路上，把腰哈着點！敵人打照明彈就爬下！

副：外面在下雨，天黑路滑的，小心撑着！

李：（邊走邊說）撐不着——（話猶未了，被地下的亂磚塊絆了一下，差點撑着）

副：你看！

李：撐不了！（欲從右門下）

劉：（攔住李才）小心！（指着門）毛着腰爬過去，（指左邊）打那個洞裡出去！

李：怕啥？真麻煩！（照着劉宗成所指的地方下）

副：我看敵人備不住還要反衝鋒，你是不是再給大夥兒說說，警惕性還要提高些，別打盹！

班：對！

（副班長下，回到左屋去）

班：（低聲而有力地）同志們！我們已經在這兒堅守了一天一夜了，我們還要堅守，堅守到攻擊的時候！同志們，這是我們全國最前面的一塊陣地，也是我們向前發展的攻擊出發地！這地

方最突出，三面都有敵人，可是對敵人的威脅也最大，這就像一把尖刀插在敵人肚子上一樣！敵人決不會死心的，他一定還會來反衝鋒！

衆：（各說不一）來吧，叫他來得了就回不了！——來了就請他吃開花饅頭！——咱們攻得下，咱們就守得住！——沒問題，來了就跟狗×的幹！……

班：好，同志們！現在快拂曉了，我們要特別提高警惕，別打盹；肚子餓了，再忍着點；只要堅守到天亮，我們這地方就保險了，就完成任務了！

（敵人打出了照明彈。窗外一片白光，並透過窗戶射進屋裡來。衆人向外瞅看）

何：班長，前面有十來個敵人在運動！

班：同志們，準備好！敵人要來了，就拿這幾顆手榴彈跟他幹，幹完了就拚刺刀，再怎麼也不能丟掉這間房子！咱們一定要堅守到攻擊的時候！（跳上炕去，從窗口向外瞭望）

劉：咱們八路軍就沒有攻不下，守不住的地方！

（衆人持槍握彈以待，沉寂片刻，照明彈熄）

馬：怎麼沒動靜了？狗×的又在搗什麼鬼？

王：搗什麼鬼？反正有我王占魁在，他就過不來！別看我這張嘴成天胡里巴撒亂說一氣，可哪回打仗也沒丟過人！

何：你別吹鬍啦！咱們九連，咱們團，你就說咱們師，哪回打仗沒完成任務，沒把敵人揍得够  
噲？就說打四平吧！去年我還在新一軍那邊，可你們守了四十天，咱們就他媽沒前進一步！  
今年呢，我又跟着咱們隊伍往裡打；可就大不同啦，才幾個鐘頭，就給他突破了！我說呀，  
咱們八路軍是給人民打天下，給自己報仇，打起仗來就沒有耍的！

王：對！

何：可不！哎，這事可真他媽不簡單哩！我在那邊幹了兩三年，像四平這樣的工事，還是頭一回看  
見咧！大碉堡靠小碉堡，一個挨一個，總有它好幾百吧？都是鐵軌鋼板蓋的！還有城牆、外  
壕、鹿柴、鐵絲網、梅花樁、絆馬繩，還有那密密層層的小坑，我也叫不出個名兒。這還不  
算咧！上有飛機，下有地雷，機槍大炮又封鎖得那麼嚴：——可怎麼着？還不是外國人聽京  
戲，白塔下，叫咱們一突就進去了！哎，我說呀，打仗有了目標，這勁頭就不一樣。（低聲  
問馬自久）喂，老馬，我入黨那事怎麼樣了？怎麼還沒批下來？

馬：快了！這幾天忙着打仗，黨委會顧不上開會！

何：沒啥問題吧？

馬：你看，你成份又好，戰鬥、工作、團結人，都挺不錯，還有什麼問題？你放心吧！

何：哎，要是入了黨，就死了也光榮！

（左面聲：「哦，指導員又來了！」場上衆人向左看望。指導員和通訊員、李才三人彎腰上，衣服均被雨水淋濕，手裡各提一樣——一筐子手榴彈，一桶烙餅，一桶豬肉菜。指導員左手負傷，纏着綳帶。）

李：班長，我剛到連部門口，指導員就出來了。

王：噢，飯來了！

班：指導員，你怎麼又來了？

指：我來看看。三班長，沒什麼情況吧？

班：沒有。

指：後方的彈藥還沒送上來，這是從各排先抽出來的；五十個，够了吧？

衆：够了，够了！太可以了！

指：同志們，菜飯不多，大夥兒先顛對着吃點，墊墊肚子。豬肉是伙房給我們從後方送來的；還有大米飯，可半道上給炮彈炸了。好在昨天我們繳到敵人十幾袋洋麵，先做好這麼十幾張烙餅給你們送來；麵倒不少，可就是做起來困難！三班長，你分配一下，大家輪着吃。

班：對！副班長，你們來領些去！

（副班長上。二人把烙餅取出，將菜勻成兩桶，又將手榴彈取些出來。副班長提一筐子



真一桶下。在這時候，另一面在談話）

何：指導員，你怎麼又親自給我們送起飯來了？

王：指導員，你跟連長、副連長，這個走了那個來，一個接一個，就沒斷過氣；你們這來了多少趟，我都記不住了！

指：（內心很高興，但只微笑一下）嚶嚶！營首長也很關心你們；從你們昨天進這房子，他們就來問過一二十次，問守得住守不住？我跟連長他們都說守得住！對不對？

衆：（各說不一）指導員，你放心，保險沒問題！——你告訴營首長，再守兩天也不成問題！——只要有炸彈，有飯吃，再守多久都行！……

班：老馬、何敬仁、王占魁、小季，你們四個先吃！（走向何敬仁處去換他）

何：班長，你先吃！

班：不，你們先吃吧，我還不餓。

王：（早已咬了兩口）哎呀，嘴裡連點唾沫都沒有，嚼起來跟爛木頭似的。這要有口水喝就得啦！

指：（見馬自久仍在修理機槍）馬自久，吃了再整！

馬：（用袖子揩了一下額上的汗）整好再吃。指導員，這就快了！

指：同志們，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一班長在你們東南角（指舞台的右前方）一連打垮敵人五次反衝鋒！

衆：（各說不一）好，漂亮！——不秀！——咱們也打垮了他兩次！——咱們要堅守到攻擊的時候！……

指：好，只要你們堅守到攻擊的時候，我一定請求上級再給你們三班集體記大功一次！同志們，上回攻城戰你們打得漂亮，集體記了功，這回要保持光榮，再創造個堅守的模範例子！

衆：對，沒問題！

王：（邊吃邊說）對，這回咱要扮個林總的獎章戴戴！

李：（把槍托一拍）我這回管保完成這個立功計劃！

何：我這回說什麼也要爭取個英雄牌掛上！指導員，我有個意見：這回要是犧牲了，請組織上把我算成個黨員！

指：好，加油幹，不成問題！你的入黨條件已經够了，抽空我們就開會通過，你放心！（對王占

魁）咳，可別粗枝大葉呀！這兒距離敵人這麼近，還不到二十米，小心敵人反衝鋒！

王：對！——咳，指導員，你說那熊敵人還有這份胆量，敢反過來啊？

指：當兵的不敢。可這四平城裡的大官多，反動性大。他們組織得有督戰隊，用衝鋒式在後面監

督。要不，咱們早把他解決了！

王：哦！難怪我說這回怎麼這麼難打！好，狗×的，這回我說啥也得抓他個團長！

指：抓吧，有的是！

馬：（揩了揩汗，透了口氣）他奶奶的，到底把你整好了！

衆：啊，整好了！

馬：（拿起一塊烙餅）可沒子彈也白搭！（咬了一口）

指：先架上！子彈待會兒就給你們送來！

馬：（扔下烙餅）對，先架上！

何：（亦扔下烙餅跟過來）

（後面槍聲緊促，機槍架不上）

馬：指導員，架不上！這窗口太低，又是平的，沒法隱蔽，得弄個槍眼！

指：好，弄磚頭砌個工事！唉，小心些啊，從兩邊往中間砌！

馬：

何：

（同時）對！

（兩人在窗下兩邊，把地下的磚頭一塊塊往窗台上砌；砌到四五塊時，被敵人機槍打掉

下來二三塊)

馮：好狗×的！

(二人又繼續往上砌，但不時被打落幾塊……終於越砌越高。同時，在他們砌工事的時候——)

指：(走向班長)三班長，連長剛才也要來看看，是我硬把他留下了，好掌握部隊。他很不放心，要我問問你怎麼樣，有把握沒有？

班：指導員，你告訴連長，只要有我們三班在，有我宋慶田在，這陣地就丟不了！

指：(興奮地拍班長一下)好！我回去了，待會兒就給你們送子彈來。哎，要有困難就派個人回來告訴我們一聲。(招呼通訊員)走！

通：(已經睡着了，但很警覺，聽叫「走」，立刻就醒過來)嗯！

指：甯，你到抓得緊！同志們，好好堅守，別打盹，小心敵人趁着拂曉摸過來！喂，要是狗×的來了，就堅決把他打回去！這回要守出名堂來呀！(招呼通訊員)走！

(指導員與通訊員剛要下場，飛機聲由遠而近)

班：(習慣地)飛機，蹲下！

(眾人原地蹲下，都靠着牆根或坑沿，指導員與通訊員也停步隱蔽。班長仍靠着窗戶向

外瞭望。李才害怕飛機，一時有些慌亂，蹲下了又覺不安，乃起身往另一邊爬，正好敵機飛到頭頂）

班：別動，小李——爬下！（急跳下炕去把李才拖到炕沿下伏着）

王：狗×的——日日夜晚就不斷氣！

（敵機飛遠了，衆人漸次起身）

王：（猛然看見右邊窗戶口上伸進來一挺輕機槍——敵人趁飛機來時換過來了——急大叫）班長，狗×的摸過來了！（急取兩個手榴彈，翻身上炕）

（窗口上架的敵機槍開叫——槍聲突突，槍口冒着火光。左邊窗戶上也正有一個敵人往裡爬）

班：（大聲地）同志們，打！（用衝鋒式將左邊窗戶之敵人射倒窗外，即靠近窗戶往外打）

衆：打！（均急取手榴彈）

王：（剛爬上炕，被一顆子彈打在額前）哎喲！（急鑽至窗戶旁，向外扔出第一個炸彈）奸狗×的！

（敵人槍彈從各個縫隙中打進來，槍聲連成一片）

班：（取手榴彈從左而窗戶眼往外扔）同志們，堅決把敵人打回去！

王：打！（又扔出第二棵炸彈）

（敵人這挺機槍啞了，正想往回搶）

何：（早已爬上炕，這時急將槍身抓住）快，快呀！

劉：（急跳上炕，用刺刀往窗外扎）×你奶奶！

（刺刀中敵，窗外一聲慘叫）

何：（趁勢將機槍拖進來）拿過來唄！（掉轉槍口就打）

劉：（正欲抽回刺刀，被一子彈打中肩窩，欲倒）

王：（急抱住劉，放在炕角）老劉，等一等！（返身窗前，直身投彈）機不死你狗×的！

（敵人完全退下去了，槍聲也漸稀了）

王：班長，老劉掛彩了！

班：（急過來）哪兒掛彩了？

指：（亦過來）劉宗成，怎麼樣？打哪兒啦？

劉：不要緊，在這兒！（指肩）

指：快下去包紮！（對通訊員）小趙，你先帶他下去！

劉：指導員，我不下去！還沒有完成任務呢！

指：你完成任務了！下去吧！

王：你那一刺刀就通死一個，把機槍都整過來了！

劉：不，指導員負傷都沒下火線；我，我這計劃上（指槍托上貼的立功計劃）早就定了，輕傷不下火線！

王：老劉，下去吧！你比我打得漂亮；我認輸了！

劉：不，我看見的，你兩顆炸彈就把敵人的機槍打啞了！（發現王的額前負傷）嚙，你也掛彩了？班：老王？

指：王占魁也掛彩了？

王：我這沒關係，擦破點皮！嚙嚙！

指：（看了看王的前額）好，王占魁，你紮一個救濟包就行了。劉宗成，你要到後面去！

劉：指導員，不礙事！子彈打穿了，又沒傷着骨頭！

指：劉宗成同志，你的決心很好，可是——嚙，這是組織上給你的任務，一定得下去！

劉：指導員，我到連部包紮好了再來！

指：嚙，這個同志！好吧，看情況再說！我們一塊走。同志們，剛才那一下打得漂亮，充分表現了你們復仇的決心和戰鬥勇氣！現在已經拂曉了，敵人可能還要來，大家還要提高警惕！我

這回去就給你們送子彈來。同志們，記着啊！守住了再給你們記一個大功！劉宗成，走！

劉：（戀戀不捨地）班長，待會兒我還來！

班：好，先下去，包紮好了再說。你放心，我們一定能把這房子守住的！

（指導員扶着劉，通訊員帮他拿着劉的槍下）

（班長給王占魁包紮，李才在瞭望，馬自久和何敬仁繼續砌槍眼）

王：哎，嘖！這到哪兒去整點水喝？真渴的要命！

馬：你他媽別作夢娶媳婦，盡想好事！這地方上哪整水去？自來水早就沒有了，那邊一口洋井又

叫敵人火力給封鎖住了！

王：別他媽光着屁股坐板櫈，有板有眼的！我問你，你不喝？

馬：我？我，我怎麼不喝！可有啥辦法？光說也不頂事！

班：哎，你們好好監視着敵人，我到那邊去看看！（下）

馬：老何，你那邊還有磚？我這沒了。！

何：不多了。你到那邊牆根取去，那兒多着哩！

馬：好！（爬到舞台左前方去撥取磚頭）嘿，子彈！哈哈！三班長，三班長，有子彈了！

何：多不多？



馬：瑪，老鼻子了！（將軍帽摘下盛子彈）

副：（上）班長出去了！能出不？

馬：能用！盡美式的！狗×的傢伙，子彈多，走哪扔哪！

副：扔得好！你架槍去，讓我來檢；架好槍，踢狗×的！（取下帽子來盛子彈）

王：老何，你上炕來瞅着，使喚這提槍，我去檢子彈！（下炕去檢子彈）

何：對！（上炕）

（衆人急速檢子彈，壓子彈……天色漸明，（班長提桶上）

班：喂，水來了，喝水，喝水！

王：哎呀，這真救命啦！（喜極，忙奔過去）班長，你哪弄的？

班：上那邊洋非壓的！我悄悄摸過去，那壓滿了，敵人才發覺！

副：班長，這兒找到機槍子彈了！

班：好，同志們，天亮了，子彈也有了，這地方就更保險了！

衆：沒問題，保險了！

班：現在我們先喝水吃飯，完了輪流着睡覺，把疲勞恢復一下，隨時準備攻擊！

衆：班長，啥時候攻擊呀？

班：不知道，反正是快了！

王：班長，別忘了！第一包炸藥我王占魁包下啦！

班：好吧！（拿起一塊烙餅）老何，把窗子打開，叫狗×的來；來了就撲！（吃烙餅）

何：對，省得礙手礙腳的！（將窗子推開）

衆：對，來了就撲狗×的！——快吃，吃飽了好攻擊！——給他媽打過去！

（衆人情緒極高，精神奮發，吃飯喝水，撿子彈，壓子彈……）

（燈光轉暗，或閉中幕）

## 第二場 攻 擊

（景同第一場，只是牆壁上更多了幾個碗口大的窟窿。時間是當天的黃昏。）

（燈轉明或幕啓。疏落的槍聲中夾着一兩聲大砲，遠處飛機聲隱約可聞。這些飛機上均裝有「怪噴器」，不時發出尖厲的怪聲，並不時掃射和扔炸彈。室內還是那些人，但精神都比第一場更振奮些。兩個窗戶上各架一挺輕機槍，馬自久和何敬仁在旁邊看守着。王占魁頭上包有救濟包，在門邊瞭望。李才在炕角休息，班長在包炸藥。）

何：（繼續着講）那時候，誰也是四大天王的腦袋，摸不着頭腦，誰也不知道這（指炸藥）是啥玩意兒，光看見一冒火光就崩了，回回都崩在緊要地方，比他媽大砲還準；大夥兒就叫它「土大砲」！

衆：（笑）哈哈……

何：這玩意兒在國民黨那邊，洋相可出「老」啦！那時候，誰也沒想到這是拿人送的！有一回，飛

機正在頭頂，就聽見下面「匉」的一聲，接着一般黑煙直往飛機衝去！你猜我們怎麼說？  
衆：怎麼說？

何：都說是八路軍新造的專打飛機的高射砲！

衆：（大笑）哈哈……

何：狗×的當官的還造謠，說是蘇聯的新發明，送給八路軍的！

王：×他奶奶！咱們的槍砲哪一樣不是打仗繳來的？小葱拌豆腐，咱們是一清二白。像他狗×的，吃的睡的全是美國貨，全是他媽美國洋爸爸送的！

（敵機由遠而近，到了頭頂，聲音最響，同時一梭子機槍子彈正打在房子附近。李恐慌起來，覺得待在炕上不妥，急跳下來）

班：（急叫）別動！

（李剛跳下炕，跑到房中央，第二架敵機又俯衝下來，急忙就地蹲下。一梭子機槍從房頂掠過。剛站起想跑，第三架又來了，又急爬下。敵機飛遠了，聲音漸小，最後聽不見了。）

李：（失聲地）哎呀，真他媽脅唬！

王：叫你別動，別動，你偏不聽！看，剛才那下多危險！

李：我看炕上太高，不大保險！

馬：哪兒保險？在火線上就沒個保險地方！沉着點，好好隱蔽，哪都行；不會隱蔽，東跑西跑，慌里慌張，就要吃虧。

王：我說，這房子裡就挺保險，就是好地方。像前幾天在野外，那麼多隊伍擠在一塊，哪兒都沒個地方隱蔽，飛機又成天在頭上打旋，那才危險！那個日子都過了，還還怕什麼？城裡這麼多房子，他在飛機上又看不見，知道咱們在哪兒？

班：我們在前面的就更保險！離敵人這麼近，他就不敢扔炸彈；差一點還不把他們自己炸着了？李：衝鋒打仗我倒不怕，就這玩藝兒——它在天上打槍，你就沒處躲。那子彈那麼粗傢伙，碰上——一個還不交代了？哎呀！哪回我聽見它這麼一叫——「嗚……」，（比劃了一個飛機俯衝的姿勢）就覺著渾身不是勁！哎，我說呀，咱們什麼都比敵人強，就是沒有飛機！咱們要有上這麼幾架管多好啊！

馬：那也不見其就好到哪去，幾架飛機頂個屁事！

李：不頂事？咱們要有幾架飛機呀——不用多，三架就行——成天飛到敵人那邊，在他頭上打旋，也叫他嚐嚐這個滋味！

馬：哈哈……真是嘔上沒毛，說話不牢——三架就行了？兩天就報銷了！你看咱們沒飛機，光在下邊用機槍打下他四五架，你三架還頂用？

李：反正總比沒有強！

馬：你怎麼知道沒有？告訴你，咱們林總司令肚子裡把什麼都核計好了！他說打你就打，他說轉移你就轉移；管保沒錯。像飛機大炮這些事，他還沒個計劃，還用着你來操心！（低聲地）  
咳，我告訴你，聽說咱們後方有的是飛機坦克，正訓練呢！

李：（很感興趣地）有多少飛機呀？

馬：那誰知道？這是軍事秘密！反正是少不了！

李：那，那幹啥不飛幾架到前方來呢？又不是吃黃米乾飯，老悶着幹啥？

馬：嘿，你又來了！這是軍事秘密，還能隨便暴露？等哪天訓練好了，你看——轟……（兩手

比）够噲！

李：（神往地）嘿……

何：（早就想插嘴了）咳，對了！你看去年咱們在四平的時候——

馬：又是你去年在新一軍那邊打四平！

何：咳，咳！我可不是說我在國民黨那邊，我是說咱們（指房內的人）。咱們去年不是光換敵人的大炮嗎？

馬：你又沒參加，怎知道？

何：聽你們講的唄！可今年就不同了！那天晚上打突破口，你聽那有多少大炮？匍匍匍……一炮接一炮，比機槍還密，就分不出個兒來

馬：咳，小李，你說這叫啥？

李：排子炮呀！

馬：這叫集中使用火力！往後咱們的飛機也是這樣：沒訓練好就不出來；要出來呀，頂少也是這麼三三三架！

李：（更加神往了）哈哈，那才漂亮呢！

王：那有什麼？他媽咱們沒飛機，還不一樣打勝仗！這打仗是要人打唄，你有飛機又怎的？咳，你說，這飛機還能跳下來抓人？還能跳下來解決戰鬥？

何：咳，對了！他媽國民黨有那麼多美國飛機，還不是照樣打敗仗，回回都給咱們送槍送砲！這打仗要靠人啦！這事我可看準了。咱們為人民打仗，有目標，有勇氣，就沒個打不贏的！

班：咳，老河這話可說到節骨眼上了！我們打仗為人民，就有勇氣；有了勇氣，就一定能勝利！你就好比這炸藥吧，敵人做夢也想不到是拿人硬送上去的！乍看起來，多危險呀！誰敢呀？可咱們就敢，就把敵人整的够噲！

王：那可不，也沒見死多少人！

班：這話不假。只要咱們平時好好練兵，上了火線勇敢打仗，就能減少傷亡，就能把國民黨蔣介石打垮，咱們窮哥兒們就能翻身！可也不能說就沒有危險。打仗哪，還有不死人的？爲咱們自己，爲大夥兒，就是打死了也值得，也光榮！怕死就不能打仗，就只有給蔣介石跟地主當一輩子的牛馬！

李：（感動地）對！幹啥我早就這麼糊塗，就這麼胆小？

班：這沒啥！你剛參軍，打上一兩仗就練出來了。

馬：其實，要我說呀，這飛機也就是個咋唬勁；它到底打死我們幾個人？它飛得又高又快，一幌就過去了，你要爬在地下不動，它能看得見？

李：是咧！就說看見了，那麼高，也不見其就打得準！它又不能老待在天上不動，一兩下不上，還不就飛跑了？這他媽怕個啥？

馬：中！你越怕越慌就越危險！你看你剛才，待在炕角還不比那兒（指房中央）強？

李：（檢討地）班長，你說得對，我明白了。有勇氣才能打仗；自己就是犧牲了也光榮！班長，待會兒攻擊的時候，你把爆炸任務給我！

班：好，待會兒看吧！

李：（拍拍掄托）我這立功計劃說啥也得完成！（忽然想起）喂，班長，你給我加上一條——保



豈不怕飛機！(把槍托遞過去)

班：好！(掏出筆來給李才寫上。敵機又來了，聲音由小而大)

王：狗×的又來了！

李：來吧，老子不怕你啦！(起身向窗外張望)

班：李才，爬下！

馬：低一點，小李！

李：(大聲地)不怕，我看看！(仍然不動)

(隨着越來越大聲音，敵機俯衝下來了——一聲尖厲的怪叫，震人心絃。衆人均取低姿，緊貼牆壁或炕沿，唯李才仍屹立不動。兩三秒鐘後，「轟隆」一聲巨響——一顆炸彈正扔在前面右側不遠，把房屋都震動得好像要倒下來似的。)

李：(隨着炸彈聲，他自然地低下頭來；之後立刻抬頭觀看)哈哈！把他們自己打着了！

衆：在哪兒？(正欲爬起來看，又一架敵機俯衝下來。衆急隱蔽)

李：(注視窗外)看！又扔了兩個！兩個！

何：(拉李才)蹲下！

李：(掙脫)不怕！

何：（急，雙手拚命往下拉）蹲下，蹲下！

班：（大聲地）蹲下！

李：（被何拉下，但還想看）不怕，不怕！

（「轟……」又是一聲天崩地裂的巨響！房屋又震動了；磚塊和掛像也被震掉幾塊。）

李：（立刻抬頭去看）哈哈！又打着了——班長，敵人往外跑了！（摸槍）

班：（大聲地）快打！養狗×的！

衆：（各用機槍、衝鋒式、步槍向右前猛打。）

（一陣激烈的槍聲）

王：哈哈！這一下又撿倒他十來個！

李：有十三四個哩！老何，我敵得準準的，你這挺機槍一開叫，那邊就倒了三四個！

何：這不算啥，撿洋撈的事好辦！待會兒攻擊的時候，你看我的！

王：看，怎麼樣？我說他撿不準吧？

李：……

（衆人異常高興，敵機漸漸飛遠了。）

王：（翹起大姆指）小李，不孬！有出息！說不怕就不怕啦！

班：好樣的！可也不敢莽里撞莽，還是要注意隱蔽。

李：對！（興奮地）班長，別忘了，待會攻擊叫我送炸藥啊！

班：待會兒看吧！忘不了！

王：班長，說是黃昏攻擊，這會兒太陽都沒影了，怎還不動彈？

衆：是啊，怎還不動彈？

班：興許快了！喂，老王，你傷口怎麼樣？還痛吧？

王：不啦，早就不痛啦！就是口渴得够噲！等了一天還不攻擊，心裡直發毛，亂糟糟的，又熱又

火，非得喝口涼水壓壓不解。

李：對，我整去！

班：好！可小心點，別像剛才那麼粗枝大葉的；大白天，敵人火力封鎖得緊！

李：聽，我知道！（提上桶）班長，剛才叫大夥兒這麼一說，我不知道從哪兒就來這麼一股子勁！

嘿！（下）

王：（口渴得很，心裡又急得不耐煩，叭搭着嘴唇）噴噴！喂，老何，你說這到底是怎回事？幹

啥還不攻擊？又不是破了的蒸籠，怎麼老不上氣？

何：（故意開玩笑地）快上氣了，命令一來就幹。

王：那還川你說，可這命令到底啥時候才能來呢？

何：噫，到攻擊的時候就來了！

王：（又好氣，又好笑）×，閻王爺貼佈告，鬼話連篇。

何：可不！我還不跟你一樣，又沒當參謀長；我怎麼知道啥時候攻擊？

王：（真有點生氣了）去……！人家心裡邊着急得不行，你小子還盡說風涼話，調理人！

何：噫，說真的，你着急，他媽誰不一樣！可命令不來，你着急頂個屁！

（左面場後傳來了聲音：「噢，連長來了！」「老劉也來了！」連長、劉宗成三人隨聲

而上。）

衆：（振奮地，各說不一）連長來了——老劉，老劉！你怎麼也來了？——你沒到後方去？……

王：（急奔向劉）老劉，你傷口怎麼樣？

班：（關心地）老劉，你怎麼又回來了？

劉：沒什麼！在連部休息了大半天，啥事也沒有了。（把左臂轉了一圈）班長，你看！

班：好，來了就幹！

王：連長，該攻擊了吧？

班：連長，命令來了沒有？大夥兒實在急的不行了！

連：（大聲地）來了，馬上就攻擊！

衆：（高興極了）好！（有跳起來的，有推別人一下的……）

連：（緊接着，指左面）你們看——

（衆即停止動作，均向左面看去）

衆：（各說不一）好，火箭炮也來了！——還有挺機槍！

連：（向左台後）張興茂，你們那挺機槍就架在那個窗台上！獨眼龍，把你那個吹火筒扛過來！

（獨眼龍扛着一筒火箭炮上，後面跟着個扛炮彈的戰士和三班——原來在左面場後那間

房子的兩個戰士。）

衆：（招呼）獨眼龍，來了啊！

獨：來了！（趣味地）你們三班這回又打美了，咱們也來湊個熱鬧，見識見識！

（衆人情緒高漲，從劉宗成他們上場後一直很高興，走來走去，問長問短，但仍保有敵

情觀念，動作亦很機警；這時外面還有疏落的槍聲。）

連：同志們，我先給你們說個好聽的。你們堅決頑強在這兒固守了兩天一夜，直到攻擊，完成了

堅守陣地的任務，中間還打垮敵人六次反衝鋒；上級黨委這回再給你們三班集體記大功一

次！

衆：（興奮地）好！

班：連長，這沒啥！

連：沒啥？這不簡單啦！三面都是敵人，又是飛機大炮的——看，這房子打成什麼樣啦！你們一個班在這兒堅持了兩天一夜——喂，兩天一夜，不簡單啦！我說這回大家都像是進了一堂學校，一堂大學校；經過這兩天一夜，大家都舉了業，誰也沒拉下，都是呱呱叫的好學生！

王：（勁兒上來了）連長，這算啥？待會兒你看我王占魁的！

連：好！等戰鬥結束後，再評功請獎，給你們發獎章。（看看錶）還有十來分鐘開始攻擊，大家準備吧！機槍都擺在正面，兩側的敵人，我們後面還有火力封鎖！

班：連長，我們的任務？

連：還沒有最後決定！

班：我們担任突擊！

衆：我們担任突擊！——我們守得住，我們就攻得下！——我們都等了兩天一夜了！——炸藥都準備好了！

連：好，突擊任務給你們！

衆：好！

王：擁護連長！

獨：看把你們急得，連長光帶咱們火力組上來，不是叫你們擔任突擊幹啥？

衆：（恍就）噢……！

班：連長是跟咱們開玩笑咧！

連：也不是開玩笑。本來你們堅守了兩天一夜，很疲乏了，想叫你們跟後邊的支援組；可是我們又考慮到你們的情緒，——挨了兩天的炮，把這地方守住了，連個突擊任務也擔不着，你們樂意？

衆：哪能樂意？——洩氣咧，樂意？

連：我們考慮了好久，最後才決定還是由你們打頭炮！

衆：擁護連長！——保險完成任務！……

連：好！待會兒聽我們排炮一響——那是打敵人的核心工事，你們就去送炸藥；炸藥一響，就衝過去，先佔領前面那排房子，後邊支援組馬上跟進。噢，要沒有什麼困難，你們就繼續向前發展。正前方八九十米，隔這兒有四排房子，是敵人的——一個團部；你們就向着那兒發展。

班：連長，沒問題！

衆：保證完成任務！

王：把狗×的團部給他拿下來！

連：三班長，找個人送炸藥！

衆：班長，我去！

王：班長，我去！我早就請求過！

班：噫，別囉，聽我說。劉宗成跟王占魁早就請求過送炸藥，現在老劉傷重一些，就叫王占魁去！

王：好！（指敵方）狗×的，你劉爺爺盼了兩天一夜了。

連：王占魁，來看看地形。（指右窗台）從這兒下去，可以避免我們自己的火力。穿過榆樹行子

就猛跑；把炸藥放在中間那間房子的牆根，拉響導火線就趕快回來！動作要快，可別毛手毛

腳的！

王：沒錯，連長！死不了，管保完成任務！

連：（看錶）快啦！把身上的東西先放下！

王：對！（將槍、子彈袋、炸彈袋等物取下）

（正面敵人打過來兩梭子機槍，衆急隱蔽。）

馬：連長，回一他梭子吧？



獨：讓我「簫」狗叉的一炮，叫他透透氣！

連：別，別，別忙！待會兒有你們打的！

何：對，待會兒齊發，請王八蛋們會餐！

獨：他媽打了這麼好幾天，我這玩藝還沒有開過張哩！

何：獨眼龍，你慌啥？待會兒別丟人就行了！

獨：丟不了！他媽這麼近都打不準，就白吃老百姓的高粱米啦！

連：（看錶）別說話了！準備！

（沉默靜待。李才提水上。）

李：（看見場上的情形和王占魁抱着炸藥）班長，怎麼不叫我擔任爆炸？

班：剛才你不在；下回派你去！（招呼衆人）大家喝口水吧！

李：敵人老這麼東一槍西一槍的，我待了好一會，才瞅着個空子！

班：好，歇一歇，馬上就要攻擊了！

（衆急喝水。忽然，「匉」的一聲，砲響了。接着就是連續不斷的砲聲。衆人緊張無

語，沉默以待，只有連長在指揮）

連：火力組，揍！

（機槍開始射擊）

連：獨眼龍，給他開幾個窟窿！

獨：沒錯！（扛着火箭砲，一砲射出）

李：（失聲大叫）好！

班：（急制止）別！

連：王占魁，上！

王：（抱起炸藥，越窗而出）

（衆緊張注意窗外，指導員與三班全體戰士上）

李：哎呀！

衆：哎呀，老王掛彩了！

李：班長，我去！（翻身欲跳出窗去）

班：等一等，起來了！（止住李才）

（在李才停步的一瞬間，劉宗成越窗而出。）

班：（同時）哎呀，又倒下去了！（發覺劉出去了）老劉！老劉！

李：我去！老劉！（欲出）

班：算了，你別去了！

李：（掙脫）我請老王去！（越窗而出）

（衆緊張無語片刻）

衆：老劉好！送到了！——好，回來了！

連：三班長，準備突擊！

班：同志們，準備！

（衆人均極緊張興奮，右手拿炸彈，左手持槍以待。劉宗成和李才扶王占魁上，王占魁滿臉是血。接着火光一閃，就是「轟……」的一聲巨響——）

班：同志們，跟我來！（越窗而出）

衆：衝啊！（繼續跟出）

連：（對指導員）你在後邊招呼一下，我前邊去！機槍組跟進！（越窗而出）

指：何敬仁，今天我們開會，你入黨通過了！

何：（興奮地）指導員！

指：待會再談！

（馬自久、何敬仁越窗下。左邊又上來一挺機槍，兩個人，越窗下。支援組陸續上，陸

續越窗下，直至閉幕。

指：（走向王占魁）王占魁，先在這待一會兒，衛生員馬上就來了！

王：（掙扎）指導員，給我槍！給我槍！

指：（按住王）担架就來了！

王：我沒完成任務！

指：你完成了！

獨：（着急地）指導員，我上吧？

指：你去幹啥？

獨：抓俘虜去！

通：（越窗而入）指導員，連長請你前邊去！

指：隊伍到哪兒了？

通：接近敵人團部了！

指：好！獨眼龍，你們兩個招呼着上藥，担架來了，帮着送到營部去！王占魁，你先到後面去，

傷好了再來！（取錢）這兩千塊錢你帶上！

王：指導員！

指：你先下去！通訊員，走！（帶通訊員越窗下）

王：（大叫）給我槍！衝啊！

獨：老王，你別！我都上不了！（跑到窗口看看，又向前進的部隊打招呼，拍拍這個，拉拉那個，扛起火箭炮，跑前跑後，邊跑邊叫，興奮之至）好呀，三班漂亮呀！——堅守了兩天一夜！兩天一夜啦！——又前進啦！前進啦！……

（在緊密的槍炮聲和人聲中，部隊陸續擁出窗口——）

——幕——落——

## 附錄：兩天一夜

丁 洪

### ——記四平巷戰中的一個班——

四月十六日的早晨，那是攻入四平的第二個白天，有名的「郟城模範連」第七班在槍林彈雨中逐屋地向縱深發展，攻佔了位於全團最前面的一座平房。

他們還是在四平城外吃的飯，到現在已經整整兩天了；睡覺是更談不上，可最討厭的還是喝不上水——自來水管給砲彈炸壞了，幾個有數的洋井又在敵火的封鎖圈內——每個人口裡乾得連點唾沫也沒有，連抽煙都是苦的。外面的衣服被雨水淋濕剛才風乾，而裡面又被汗水濕透；每人的面孔都很难看，衣服、掛包、臉上和手上也盡沾滿了污泥……但是，不斷的勝利和立功的思想鼓舞着他們，敵人的頑固又使他們憤怒；要不是連部命令他們停止進攻的話（這是因為兩側友鄰部隊還沒有上來，要是他們插進去太深，會受到損失，而後面的彈藥和砲也還沒有運上來），他們還要繼續向前發展。

他們所佔的是一間四平道西常見的一排五間的磚砌平房，南北有窗，門在東西兩邊。前面廿來米和東面卅來米的同樣平房還是敵人控制着。西面臨街，對着三個碉堡；左前方街口上是一個大碉堡，緊靠着的是兩個小碉堡。這樣，東、北、西三面都直接暴露在敵人的火力網內。

敵人拚命地射擊，子彈連串地從窗口和門洞鑽進來；敵人企圖用優勢的密集火力把他們壓回去。

爲了便於交通和連絡，他們剛一進屋就把中間的四堵隔牆打倒；這樣就不是兩三個人守一間房子，而是十幾個人共同守這一間大房子了。但是機槍架不上窗台；他們就用磚頭從下側一塊塊地往窗台上砌，這也很花了他們一些功夫，因爲他們一邊砌，敵人的機槍又一邊把磚頭打下來；可他們到底把槍眼砌好了。

在白天，敵人不敢反衝鋒，砲彈又只能打在他們後面很遠的地方，飛機也失掉了作用，因爲他們隔敵人太近。有一次，飛機冒險地丟下四個炸彈，都打中了他們自己。於是敵人只好拚命的打機槍，企圖用機槍來打垮這所房子——子彈在房裡亂飛，不時打着一些瓦器或玻璃，噠哪一聲，碎片四裂，壁上的掛像一個個掉下來，而在這樣的距離，機關槍只消兩梭子就把牆壁掏一個碗口大的窟窿；這樣，不到天黑，三面的牆壁已經變成千瘡百孔，同時所有的窗戶上也已經沒有一塊完好的玻璃了。這很給他們增加了一些困難。除了要躲避從門窗飛進來的子彈，還得用心注

意着牆壁；要是聽見自己藉以蔭蔽的牆壁發生了噼噼的響聲，就得趕快挪一個地方。所以他們不能打瞌睡。就是到另一邊去取點煙草或接個火，也得爬過去，雖然他們的確是疲乏得厲害！

戰士關成有靠在牆邊打盹。他自己也覺得很不應該，但又控制不住，他站起來，還是打盹。他用手拍拍腦門，並且整傷自己：「不准打盹！」他又燃着一根捲煙，狠命地抽起來。可是就這樣抽了兩三口之後，又打起瞌睡來了，直到煙頭燒到指頭才又驚醒過來。

不過，再怎麼疲倦，再怎麼飢餓，情況可是再怎樣緊張，他們卻沒有一個人埋怨或恐懼；因為他們都知道應該怎樣才能制服敵人。連長和指導員三番五次地跑來告訴他們：一定要守住這個地方，這是全團向前發展最有利的陣地。

同志們只有一個簡單的思想：趕快攻擊吧！倒是副排長和副班長特別感覺到在這裡固守的困難，並且很為同志們的精神和情緒擔心。因為這個班當時由他兩人負責，責任心使得他們不能不為入夥兒着想。但這種感覺只蘊藏在他們心裡，只是刺激他們更多地想辦法，更高地提高警惕。

副排長吳慶田同志不時冒着槍彈爬到每個同志面前去檢查，去鼓勵，要大家別打盹和節省彈藥。副班長李彥昌同志自己拿着一桿衝鋒式在監視敵人。他隨時鼓勵大家：「咱們要保持郟城模範連和七班的光榮！攻要攻得下，守要守得住！在懷德外圍，我們一個班就繳到敵人八門榴彈砲，十九輛汽車，集體記大功一次。這一回我們要爭取七班再集體記一次大功！」天剛抹黑，他



就派小同志劉才去提來一桶水爲大家解渴；中間他曾好幾次去打開敵人留下的話匣子給同志們解乏。

下午，連長來看他們，給大家報告了友隣部隊的勝利消息。他也很爲七班的處境擔心，但三排副堅毅的態度使他打消了自己的過慮。

「怎麼樣，三排副？」他試探地問。

「沒關係，」副排長小聲而有力地笑着說：「就是子彈少一點。」他不願意讓同志們聽見這些話，也不願意在連長面前把問題說得太嚴重，他知道連長他們已經在給七班想辦法，如果能，飯和彈藥早就送來了。

「好，馬上給你們送子彈來！」他也說得小聲而有力。「炸彈也打完了！」

「連來！還要挺機槍吧？」

「不要了！」

「好！你們頂住正面，周圍的由我負責，怎麼樣？」

「連長，你放心！只要我們七班在，這陣地就丟不了！」

連長剛回去，指導員又來了。他這已不是來第一次，以後他又來了幾次；每次他都給同志們帶來了鼓勵和興奮。這次他親自給同志們送來了洋麵烙餅和肉，而最令同志們高興的是還有一筐子炸

彈。他的頭部負了傷，現在還捆着繃帶，却没有下火線。不但如此，他還給同志們帶來更大的精神鼓勵：「上次你們追擊得好，全班記了功；這回你們要是固守住了，再給你們七班集體記功一次！」接着他向大家宣佈，副班長李彥昌同志正式代理班長。——七班班長在攻擊之前就已負傷下去了。

他像我們每一個優秀的政治工作人員一樣，勇敢，細心和善的鼓動與解釋，並且深知他們連裡各個同志的脾氣，他對關成有說：「不要打盹啊！注意監視着對面，這敵人鬼得很！」他知道關成有是勇敢有餘，但是過於輕敵。

關成有說：「沒問題，指導員。這些熊敵人還敢反衝鋒啊，他有這份胆量！」

指導員就仔細給他解釋：四平城裡的大官多，反動性大；又有督戰隊的組織；工事之間都有交通壕，易於控制；不能同從前在野地作戰相比，應該特別小心！這番話大大地提高了關成有的警惕。晚上，敵人悄悄摸過來時，就是這個「粗心的」戰士首先發現報告班長的。

連的幹部都關心着他們，副連長也給他們想了一個辦法：把地板拗起來，再在下面挖條小溝，再從牆根掏幾個槍眼，這樣就又安全又便於發揚火力。同志們十分滿意地照着他的話做了，在室內修築起工事來。

辦法越來越多，困難逐步地被克服了；同志們的信心越來越強，勁頭也越來越大！在接到充

足的彈藥補充之後，新班長叫大家把所有的破門窗都打開，讓敵人過來！來了就用手榴彈投！

敵人越來越着急了。那天晚上，機槍打得更激烈，牆的外面——東、北、西三面給打得就像蜂窩似的；那聲音聽起來活像是在炒一大鍋黃豆，乒乒乓兵的簡直分不出個兒來。美式的紅頭子彈砸在磚牆上就向天空飛去，在黑暗中劃出一條條，一串串的紅線……。

兩個同志負傷了，一個被送了下來，一個捆上了救急包繼續戰爭。就這樣他們又堅守到了天明；堅守到大家所盼望的攻擊！

七班又擔任了突擊的光榮任務！這是他們請求的：「我們守得住，我們就攻得下！」「我們守了兩天一夜，爲什麼不叫我們攻擊？」

當團成有送去的那包炸藥一聲巨響之後，他們就跳出窗口，像猛虎下山似地向前奔去！前面一排房子被攻佔了。接着他們攻佔了第二排、第三排……後續部隊穿過他們固守了兩天一夜的那座千瘡百孔的房子。陸續前進！

他們的希望變成事實；七班第二次集體記了功。

（原載東北日報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

兩  
天  
一  
夜

著者 丁 洪

出版者 光 華 書 店

發行者 光 華 書 店

華東·華北·東北·中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LIANG TIEN I IE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哈爾濱印造  
初版發行八千冊

D N O. 185 H.0001—8,000

1948
11
1110

21

XI 1.112

10/20/4

4.6  
3.6-0